

## 開放文學－推理探案－八賢傳

### 第十回 總督夤夜逃出城 石林半途殺惡霸

真天子百靈相助，大將軍八面威風。 好心腸逢凶化吉，行奸詐遇吉成凶。

話表石林暗想：「此時若不殺張家弟兄二人，時候一大，蒙汗藥勁一過，醒過來說了實話，就關著自己的機關，大人也逃不出賊府，必有性命之憂。」想罷，假意帶怒說：「好膽大的張從、張順，主人派你重大之事，竟貪酒誤了大事。要你二人何用。」遂拔劍出鞘，把張從、張順殺死。遂口呼：「眾伙友，代我各處搜尋郭秀，我到後宅報於主人知曉。」遂往後宅走，過兩層角門，不見郭大人何往，心中納悶。欲去尋找。

只見宋雷手執劍下了北樓。石林緊走了幾步，來至宋雷面前：「稟主公，張從、張順二人誤事，不精心看守郭秀，他二人貪酒已醉，跑了郭秀，更夫報我知曉，我一怒，把他倆殺死了。」宋雷說：「待我去看。」石林前引，宋雷隨後來至馬棚以內驗看罷，說：「陳鬆，這事分明是你把郭秀私放，把張從、張順殺死滅口。是也不是？」石林見宋雷手執寶劍，怒目揚眉，便口呼：「主公，我殺他二人未奉主公之令，雖然是我之錯，我是因公事一著急才殺他二人，我同眾家將各處搜尋不著，我慌忙報與主知道。今主公疑我私放郭秀，這不屈煞我也。怎教我何以報主公知遇之恩。」宋雷聞言，沉吟不語，暗思：「陳鬆之言有理。若論享先生，他是法術之士，定會解索之法，非是郭秀。」又回想：「其中恐有人哄張家弟兄吃酒，灌醉後暗解繩索，一同逃走。」又轉想也逃不出府門，各處皆有人把守，就是赤天白日欲領出一個生人也難。惟有東花園的牆矮，可以越牆逃出，這花園是在我後宅東，別人俱不能到，惟有陳鬆可能到，若是他私放郭秀，何以不一同逃去，他還在此。素日我看陳公諸事護我，做事精明強乾，並無舛錯，這是我冤屈他了。」

想至此，心中懊悔不及，遂把劍入鞘，化怒作喜，笑呼：「陳將軍不必煩惱，這是我一時不明，咱莫生內變，你去把府中家將查點查點，缺少何人？」石林見宋雷回嗔認錯，自己也認錯曰：「是我一急殺了他二人，未奉主公之命，是我之罪，謝主公寬宥之恩。」言罷，前去盡情把家將查點一遍，回覆一名也不少。宋雷聞言，心中納悶，回思享術士必是解索法走的，非是郭秀了。這且不表。

且言梁小姐見成姐引領五十餘歲半老之人走上樓，心知必是總督郭大人了，只見小成姐把樓關閉，忽聽外面喊嚷：「郭秀跑了，快快搜尋！」梁小姐、小成姐皆為郭公擔驚害怕，又聽石林同宋雷說著話，往前面去了。梁小姐低聲口尊：「大人，難女屢次命使女成姐探聽大人的消息，言說把大人弔在馬棚內，怎能逃在這裡。」郭公就將陳鬆即是石林，怎麼用酒灌醉看守之人，把我救下，領至此處，他又去辦事，說了一遍。梁小姐說：「請大人快快逃命去罷。」郭公說：「我不知從哪裡出去？」

小成姐說：「陳大爺既領大人往後宅來，一定是從花園矮牆逃出去，別處牆高逃不出去。」小姐說：「既是如此，趁老賊前面去了，你將大人送出去罷。」郭公說：「把我的印信交還與我。」

梁小姐說：「大人放心，難女不能昧下大人之印，大人若救出難女去，那時雙手交印。」郭公說：「小姐太多心了，我是為你前來私訪，受這顛險，死裡逃生。」梁小姐口呼：「大人，難女把此印交大人收去。」雙手遞過，吩咐小成姐：「快送大人逃走，若再延遲，老賊回後宅若撞見，性命必然難保！」小成姐聞言，開了樓門，領著郭公下了樓，下了月台，往花園正走。

忽聞咳嗽之聲，乃是宋雷在馬棚令家將搜不著郭公，自己回北樓。令陳鬆在後宅並花園去搜尋。宋雷進了兩層角門，見迎面有人行走，問道：「前面是何人？」這一聲把後隨的石林嚇了一跳，只聽那人說：「我是春紅丫頭，奉太太之命，請來請主子回北樓。」石林聞言方放下心來。那郭公同小成姐也隔著不遠，嚇得戰戰兢兢，不敢行走。這宋雷見是北樓上使女，隨著使女回了北樓。

石林尋找大人，忽見前面有二人行走，緊走幾步，見是小成姐同郭大人，遂問：「小成姐回樓去罷，我送大人出城去。」

石林引郭公來至花園牆下，郭公見牆高六七尺，伸手撈不著牆頭，石林先將郭公撮上牆頭，自己躡上牆頭，跳出牆外，把郭公托出牆外。郭公說：「足矣夠了，可逃出是非之窩了！」

石林口呼：「大人，先莫歡喜，出了城才無兇險。」郭公說：「出城容易。」石林說：「城門口有宋雷派去的人把守，難以出城。」郭公說：「這如何是好？」石林說：「大人隨我出城。」二人往南走約有半里地，已到東門。

石林說：「大人在此等候，我去喚門軍開門。」郭公站住，石林走至門軍屋外呼喚：「哪一位在此？」只聽屋內說：「外面是宋府的陳大爺嗎？」石林說：「是我。」門軍問：「這半夜三更出城有什麼緊事？」石林說：「我同伙伴上黃家堡去。」門軍說：「我明白了，是上黃姑老爺那裡去。」一邊說著，拿著鑰匙把城門開放。石林說：「城門且莫鎖，我將我們伙友送到黃家堡就回來。」言罷二人出城，走至東關下頭，石林口呼：「大人，欲往何處去？」郭公說：「張河人馬往溪山城來，必從楊家莊經過，我欲往楊家莊去。」石林說：「大人深夜行走，道路生疏，我送大人一程，我再進城也不遲晚。」遂一同行走。

約走有五里地，忽聞鬧鬧嚷嚷，離楊家莊越來越近，但見乘馬的、步行的，約有五十餘人，圍護一乘花轎，轎內有啼哭之聲，已至面前。石林見那騎馬的乃是黃子明，自己一閃身讓過黃子明過去，隨後眾人擁護花轎而過。郭公問：「石林，這不像娶親的，真是奇怪。」石林說：「非是娶親的，那騎馬的是黃子明狗頭，不知在哪裡又搶來良家女子。」郭公說：「這等無法無天匪徒，石將軍前去快把惡霸黃子明殺了除害，把轎截回來。」石林遵命，手掌劍大踏步趕將上去，口呼：「黃姑老爺慢走，我有話稟。」黃子明聞言，見是陳鬆，忙停住馬問：「有何事？」石林說：「我除害來了！」一劍刺去，咔嚓一聲，黃子明人頭落地。那些家奴說：「不好！殺了主人了！」往上就闖。石林口呼：「列位，若來廝殺，諒列位非是我一人的對手。」內中有一人問：「陳伙計，我們主人與你無有仇恨，你為何將他截殺？」石林說：「我與他並無仇恨，我且問你們：這轎內娶的是誰家女子？」那人說：「娶的是楊家村王成之女。」石林問：「可有三媒六證否？」那人說：「可別這麼說！若論理，你們宋老爺搶那梁小姐，也有三媒六證嗎？」石林說：「宋雷老賊所作不法之事，不久就有滅門之禍，我殺黃賊就是與民除害。」

列位伙計若是向善，將王門小姐送還她家，兩全其美。若不省悟，管教你等死無葬身之地。」

一言未盡，眾惡奴大怒，說：「列位快動手，拿獲陳鬆送到宋老爺那裡去發落。」只聽一聲喊，一齊向前，各舉刀槍棍棒，照著石林殺來。石林乃是在戰陣上練出來的好漢，並不怕眾惡奴，手執劍遮前擋後，殺在一處，不多時把眾惡奴殺得死的死、亡的亡、傷的傷，血流成河。轎夫四人跪在就地，連聲哀告，口呼：「陳大爺饒命！」石林方要說話，忽聞鑾鈴響，回首一看，來了數匹馬，馬上之人皆是軍卒打扮，相離不遠勒住馬。郭公問道：「你等是做什麼的？」馬上軍卒中有認得郭總督的，忙滾鞍下馬，跪請大人安，一齊稟曰：「小人等奉張總鎮所差，前來探聽大人的動靜。」郭公吩咐：「爾等回去，傳本部堂口諭，令你家大人速往桂林府捉拿同江，候本部堂入察院再作定奪。」眾軍卒遵諭，叩頭上馬而去。

且言石林向轎夫說：「你們把轎仍抬回楊家莊，我就饒恕你等。」四個轎夫聞言，急忙抬起轎子竟奔楊家莊而去。

石林口尊：「大人，大事已結，末將欲回宋賊之府，不能再送大人一程，恐其天明，宋賊知曉，末將難作內應，信息也難通。」郭公說：「將軍言之有理。你速回去，多加小心。」石林回答：「末將記下了。」遂奔溪山城東門而去。郭公跟隨轎子往東北而去。四名轎夫心內忖度：「陳鬆乃是宋府心腹之人，我主人是宋府的女婿，陳鬆給殺了，倒聽這位老先生之言，看來這位老先生有些來歷。」四名轎夫紛紛議論，不可輕視這位老先生，方無禍害。

不言轎夫談論，且言郭公暗想：「且隨轎夫跟到村中，看著王家女子到了家，我才放心。」想到這裡，跟隨轎夫約走了二三里

路，天已將明，猛一抬頭，見路北棗樹上吊著個婦人，遂喊道：「有人上吊，快救人來！」眾轎夫聞喊，把轎子放下，忙忙跑過來，把這婦人解下來。緩了一刻的工夫，見那婦人一口濁痰「哇」的一聲吐在塵埃，蘇省過來，大叫一聲：「老天為何不睜眼，殺了老身了！」連哭帶罵：「黃子明可殺的強徒，你可害殺我了！」郭公走至近前說：「你這婦人不用罵了，你那仇人已經被殺，把轎截回來了，這不是抬轎之人將你女兒抬回來了，又把你的吊也解下來了。」那婦人聞言，狐疑發怔，轎夫回首一指花轎，說：「你若不信，那不是花轎嗎？你去看看去。」

這婦人看見花轎放在村頭，也不顧與郭公談話，急忙站起身形逕奔花轎。只見他那女兒也下了花轎。這王小姐先聞有上吊的，後來聽見哭聲是她母親的聲音，這才急忙下轎。王小姐生得嬌弱身軀，金蓮窄小，步行不快。這婦人一見女兒，搶步上前，母女抱頭痛哭。哭罷，止住淚痕，遂問女兒的情由，王小姐就把黃賊被殺，送她回來的話說了一遍。那婦人聞言，扶著女兒走到郭公面前，母女二人跪倒就磕頭，婦人說：「多蒙恩人殺了仇人，救了我母女之命，令俺母女團圓相聚，俺母女縱死到陰曹也忘不了你老的大恩情。我那夫主王成是儒學讀書之人，還家來必然寫一牌位供著。請教恩公名姓、家鄉何處。」

郭公未及答言，轎夫口呼：「王奶奶，人家救了你的性命，你反要害人家。」那婦人問：「這話怎講？」轎夫說：「王奶奶，你口角之間說他殺了黃子明，豈不知黃家銀錢通天，如今溜溝子的人甚多，若被人聽見，跑到黃家埠向黃江說了，派人來把這位先生獲住，送到當官問成殺人的兇犯，豈不是害了他嗎？」

郭公說：「你四人不必替我擔憂，雖不是我殺的，我可敢應承。」

四個人聞言，仔細端詳，只見郭公儀表非凡，人物出眾，心中擔驚害怕，這位必是兩廣總督前來私訪，不由得四個人跪倒叩頭，口呼：「大人，小的等有眼無珠，求大人寬恩。」郭公聞言笑曰：「你等算是有眼色，你四人將我送到桂林府，我不難為你四人。」不知四人允否，且看下回分解。